

社会 写真

名刊文库

- 死亡舞会
- 总统套间的神秘女人
- 感情敲诈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中 华 传 奇

名刊文库

斗 人
— —
刁 兵

- 死亡舞会
- 总统套间里的神秘女人
- 感情敲诈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写真/李勤学等主编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
1998.5

(名刊文库·中华传奇)

ISBN 7-5313-1883-0

I. 社… II. 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925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建平县印刷总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100 千字 印张:4 $\frac{1}{2}$

印数:1—8,000 册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洪 钧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
封面设计:冯少玲

版式设计:张 斌

ISBN 7-5313-1883-0/I·1636

定价:6.50 元

总 序

多年前，我们曾提出重读张恨水的主张，其所以如此，盖因为当时有些“通俗文学”，如同被高烧弄得神志不清的病人，脏词秽语频出，胡言乱语盈篇，更有甚者，一些低俗下流、不堪入目的内容，也粉墨登场，招摇过市，直弄得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，误入迷津，年长的读者瞠目不解，怨言四起，从而出现了与通俗文学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局面。有消息说，为使中国的通俗文学得以健康发展，今天终于有人出来组织一些人讨论张恨水，重读张恨水了。这中间，尽管丢了一些羔羊，但能重修篱笆，也是好事。

通俗文学，也为郑振铎先生称之为俗文学，并有这方面的理论著作留世，可见，中国的通俗文学早已为我们的文学前辈所重视。

通俗文学一向有着很好的传统。

早在一千多年前，白居易的诗就“以六义为主，不尚艰难，每成篇，必令其家老姬读之，问解则录。”（《白居易集·白居易传》）在创作上，白居易“不尚艰难”的主张与向“老姬问解”的实践，不只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，同时，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。因此，史家赞曰：“文章新体，建安、永明。沈、谢既往，元、白挺生。但留金石，长有莛英。”（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）当然，对他的文格与人格，也有人一直在诋毁着，这些都无关紧要，因为人多嘴杂嘛。

文学总是让人看的，但是，对文学作品给多数人看，还

是为少数人所乐道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做法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之争。其实，作为阳春白雪的《离骚》，并不因其词语的古奥，使人们失去对屈原的崇敬，因为历史总是称道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；那些低俗下流，并以“下里巴人”为幌子的东西，也不会因语言的浅白通俗，就为人们所赞赏，因为庸俗下流诲淫诲盗毕竟为人所不齿，为人所痛绝。显然，思想内容的健康与否，深刻与否，对一切文学艺术作品，都是重要的，通俗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。

我们所承认的通俗文学，除了历史上留下的民间文学及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之外，还包括现实中出现的民间文学及以通俗化、大众化为特征、能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的文学作品。当然，优秀的通俗文学，还要做到雅俗共赏。由此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“阳春白雪”，不能“阳”得不食人间烟火，“下里巴人”也不能“下”得污秽不堪，作为通俗文学，尽管语意通达，意趣横生，情节曲折，形式简素，但是在内容上，却应当是健康的，严肃的，深刻的，有益的。这是通俗文学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，至于语言的运用，形式的演变，将会以时代的需要，作家的探索，而出新，而立异。也有人说，通俗文学，低人一等，其实并不尽然，正如一个人，一个团体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一样，如若失去宝贵的自尊，还有何尊严可谈？通俗文学亦然，要想为人接受，为人承认，为人尊重，那么，通俗文学及其作家必须自尊，这个自尊不是别的，就是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，良好的愿望，孜孜以求的精神，如同为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通俗文学作品的张恨水先生，文学瑰宝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，乃至被称为百科

全书般的《红楼梦》，最初都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，尽管当时不为人们特别是一些道学先生们所认识，所接受，而且，“黑哨”频吹，恶语不断。但是，历史还是最公证的，这些作品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。不言而喻，这些作品的作者，也一直令我们敬仰，令我们骄傲，何有“低人一等”之说？

人们的文化水平、艺术修养、欣赏趣味不同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需求，也应当有所区别，有的人为名垂青史的经典交响乐所倾倒，也有的人痴迷于评弹与二人转，这种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”的现象是极为正常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春风文艺出版社在编辑出版了《名刊文库：〈收获〉选萃（1957—1997）》的同时，又编辑出版了这套《名刊文库：〈中华传奇〉》。前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或是纯文学，后者则是通俗文学，这些都是从一些知名的刊物上精选出来的，是刊物中的精华，其目的在于让读者用少量的花销，少量的时间，读到更多的有思想有故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作品，其用心之良苦，可见一斑。

当今，报刊如林，各有特色，名刊名报，比肩而立，窃以为，编辑出版《名刊文库：〈中华传奇〉》，同编辑出版《名刊文库：〈收获〉选萃（1957—1997）》一样，都是一种尝试，一种探索，而且，这种尝试与探索，还应推而广之，扩而大之，其所以如此，原因在于，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”，物质上如此，精神上亦复如此。

洪 钧

1997年12月8日匆草

目 录

总序

死亡舞会/1

总统套间的神秘女人/44

感情敲诈/85

死亡舞会

新建的餐厅兼舞厅豪华美观，里面安装着现代化的灯光设备，看上去跟这座小小海岛的原始格调有点不相称，它像个衣冠楚楚的绅士，傲慢地矗立在山腰上，跟对面新建的旅游村遥遥相对。

舞会开始前半小时，客人们陆续进入舞厅。由于十四号台风正袭击这座海岛，晚上无法外出，因此到这里来消磨时光的人比往常多，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游客，也有本地渔民的后裔，观海旅游团的成员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。陈雅梅数了数，除了高老夫子和两个多嘴多舌，看什么也不顺眼的老太婆之外，这个旅游团的人差不多都来了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名叫陆坤的人，他三十来岁年纪，面孔英俊，肌肉发达，下巴刮得青森森的，穿着流行的牛仔短裤，短袖运动衫，一条金链在

脖子上闪闪发光，他男子气十足，但并不粗暴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。陈雅梅想，像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不乏女友的。可他却是单身一人来旅游，真是件怪事！我不也是单身一人吗？别人大概也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呢！想到这里，陈雅梅心虚地四下看了看，幸好没有人注意自己。

坐在陆坤近旁的是一对夫妻，男的名叫冯国贤，女的名叫董琳，俩人都有五十来岁了。看得出来这俩人都是当干部的，而且不是什么支部书记、车间主任之类的，起码是局一级的干部。那男的严肃得很，除了他的妻子之外，在别人面前从来不笑，一副发号施令的派头，很不讨人喜欢，旅游团的人都不愿理他。相比之下，那女的要随和得多，跟大伙的关系还算融洽。除以上这些之外，陈雅梅还发现了一些微妙的东西，他们俩人相互讨好，但又有点拘谨。昨天晚上，男的当着大家的面叫女的回房去睡觉，女的还有点忸怩。他们十有八九是新婚夫妻，到这个海岛上来度蜜月的。想到度蜜月这个词，陈雅梅心里有点刺痛，对她来说，这是个甜蜜而又可怕的词，她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它，然而，有时候却又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它，她暗暗叹了口气，把目光从那对夫妻脸上移开。

跟这对夫妻坐在一起的是老华侨张先生和他的外甥赵斌。张先生是旅游团中最受人尊敬的，他年过花甲，瘦瘦的，身子倒不硬朗，听说他在法国开着好几家大餐馆，很有钱，这从他的外表上就能看出来，他浑身上下，包括携带的行李没有一样不是上等货，光是那架照相机就值好几千块钱，但他为人和蔼可亲，一点没有富翁的架子。这次来海岛的途中，汽车抛了锚，他还脱掉上衣，跟司机一块

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检查故障，要不是他帮忙，还不知要在路上耽搁多久呢！

这次旅游从一开始就不顺利，为了等那个高老夫子，晚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开车，路上汽车抛锚还不算，到达海岛的当天晚上，台风袭来了，渡船无法开航，海岛与陆地断绝了联系，岛上风雨交加，只能待在家里。当然，最多三五天之后台风就会过去，可这次旅游也就泡汤了。此外，昨天半夜里还发生了一件怪事。她一向有失眠的毛病，尤其是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换了一张陌生的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十二点多钟的时候，她爬起来吃了两片安眠药，迷迷糊糊的正要睡过去，忽然听见门锁“啪”地响了一下，起初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可随后又响了第二下，这一次听得清清楚楚，有人在外面拨锁！她吓坏了，喊又不敢喊，抓起一件衣服披在身上，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卫的武器，找来找去只有一把扫帚可以用，她明知道假如坏人破门而入的话，一把扫帚救不了自己，但她仍然抓住扫帚，抓得紧紧的。然而声音响过两下之后没有再响，一切归于沉寂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她受了这场惊吓，再也睡不着了，大睁着眼睛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她把这事告诉了黄淑珍——就是没来跳舞的那两个老太婆中间的一个。黄淑珍六十多岁了，是个退休的会计，没结过婚，这次跟她五十多岁的表妹一同来旅游。她精神健旺，事事关心，又事事不满意。当她得知陈雅梅三十岁了还没对象，就同陈雅梅格外热乎起来，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汽车旅程，两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，这事只有对她讲。她们是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谈的，后来陈雅梅

偶一回头，发现赵斌站在她们背后，这家伙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，怎么一点没动静，她怀疑他在偷听，为此她十分恼火。

赵斌三十多岁年纪，个子不高，皮肤黑黑的，一张粗线条的脸，但看上去挺机灵，一对眼睛灵活得就像团团转的骰子，他爱开玩笑，讲话真真假假，对谁都是这样，叫人捉摸不透。常言道，外甥像舅，可他长得跟张先生毫无相像之处，陈雅梅心想，即使他真是张先生的外甥，恐怕也不是嫡亲的，一定是他看上了老头子的钱，才一个劲地往老头子身边凑，准是这么回事！赵斌是个外向型的人，喜欢说话，跟谁都是一见就熟，当他得知陈雅梅是一个人出来旅游之后，就对她大献殷勤，上车时把好位置让给她，下车时又抢着帮她拿东西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陈雅梅对他就是没有好感，现在更是连正眼也不愿瞧他。

陈雅梅左首的那张桌旁坐着另一对夫妻，女的名叫刘敏，男的名叫杜小刚，女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，男的稍大一些。那女的有点怪，对外人倒有说有笑，可是只要一看见丈夫，脸就沉下来了，好像有生不完的气，那男的则是逆来顺受，笑脸相迎。陈雅梅很为那男的鸣不平，心想这男子汉也太窝囊了！那女的也不好，既然看不上人家，又何必结婚呢？我要么不结婚，结了婚就要全心全意体贴丈夫。

另外两张桌旁坐着一群年轻的大学生，在陈雅梅看来，他们的长相好像都差不多，一样的漂亮活泼，身上焕发出青春的魅力，他们高声谈笑，旁若无人，他们知道这世界是属于他们的，因此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。望着他们，

一丝伤感从陈雅梅心头掠过，她真想变得跟他们一样无忧无虑，可是办不到，无忧无虑的时代跟青春年华一道去而不返了，嗟叹也罢，追悔也罢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时间是最残酷无情的。

陈雅梅正在沉思默想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在她耳边响起，“对不起，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她冷丁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认出是那个名叫林宗义的人，旅游团里的又一个单身汉，这个旅游团里单身汉真多！她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林宗义已经大模大样地在她对面坐了下来。他二十七八岁年纪，长得挺秀气，细眉细眼的，有几分像女人，穿着一件时髦的真丝衬衫，头发上抹足了油，一股进口香水的气味扑鼻而来。他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好像所有的女人都会对他一见钟情，然而陈雅梅对他毫无好感，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，色迷迷的，除了追女人和挥霍钱财之外，大概什么也不会，天知道他那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！陈雅梅不想搭理他，冷冷地瞟了他一眼，把身子朝边上移了移。

林宗义对自己受到冷遇并不在意，他架起二郎腿，点上一支烟，透过袅袅上升的烟雾打量着对面的女人，一个老姑娘，绝对没错！凭良心讲，她长得一点也不丑，观海旅游团的几个年轻女子中数她长得漂亮，鹅蛋形的脸，鼻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又白又嫩，很讨人喜欢。像这样的女人吃亏就吃在眼界太高上，挑挑拣拣，高不成低不就，青春年华就这么过去了，所以美貌对一个女人来说也许并非全是好事，常说的红颜薄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林宗义想，我倒有兴趣同她周旋一下，一个老姑娘想必是别

有风味的，有了她，被困在岛上的这段日子就不致这么无聊了。

这时，一个长发披肩的时髦女郎出现在台上，宣布激光幻影舞会现在开始。随着乐队奏出第一个音符，一束激光照射在头顶上方一个旋转的圆球上，反射出无数个绿色的光斑，像萤火虫似的在舞厅中旋转飞舞。旅游团的胡导游向大家介绍，这套激光设备是花了一百五十万港币从香港买来的，不久前刚刚安装好，激光造成的幻影效果将使大家置身于一个神奇的世界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兴奋起来，觉得花五块钱买张票值得。

在华尔兹的乐曲声中，活泼的大学生们首先进入舞池，随后，人们三三两两向舞池走去。林宗义对陈雅梅欠了欠身说：“咱们也去凑凑热闹，好吗？”

他以为这个老姑娘会喜出望外，想不到她冷冷地拒绝了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跳舞。”

林宗义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来教你，保证一学就会，很容易的。”

陈雅梅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想学。”

林宗义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好闷闷不乐地坐在椅子上抽烟，喝可口可乐。陈雅梅偷偷瞟着陆坤，希望他来请自己跳，可是他稳稳地坐在椅子上，一点也没有想站起来的意思。

舞曲奏了一支又一支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舞池，赵斌离开座位向陈雅梅这里走来，邀请她跳，她还是那句话，“不会。”赵斌面不改色，转而向一个刚回到座位上的女大学生发出邀请，女大学生立刻接受了，高高兴兴地随着赵

斌走进舞池。林宗义发现陈雅梅脸上掠过一丝怨愤的表情，不由得幸灾乐祸，心想，难过去吧，你这个老姑娘，活该！

乐队把华尔兹、勃鲁斯、福克斯、探戈轮换着奏过来，最后，狂热的迪斯科把舞会推向了高潮，在震耳欲聋的乐声中，听见胡导游在叫，“注意，幻影出现了！”

只见全场灯光骤灭，激光装置把光线投射在舞池中，同时以极快的速度一亮一灭，使活动着的人体在瞬间产生了静止的效果，变成摆出各种姿势的人体造型。陈雅梅被这奇特的景象深深吸引，呆呆地看着。林宗义按捺不住了，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掐，卷进了狂舞的人群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陆坤也不见了，座位上只剩下了张先生，那对五十来岁的老夫妻和陈雅梅四人。董琳把头探过来问：“小陈，你怎么不去跳？看他们跳得多欢！”

陈雅梅摇摇头苦笑了一下，她以往只跳跳勃鲁斯、伦巴，这种胡蹦乱跳的舞蹈在她看来太不稳重了。

舞会达到了高潮，人们边跳边欢快地喊叫，拍巴掌，打响指，陈雅梅不知不觉受了感染，微笑着，暗暗打着拍子，就在这时，一声惨叫，突然盖住了这一切音响，又长又凄厉，在舞厅上空回旋，听了令人毛骨悚然，所有的人一下子呆住了，激光中出现的是一尊尊泥塑木雕，与此同时，一个男人离开舞池向门外冲去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谁会想到去挡他！他转眼之间就无影无踪了。激光还在打出幻影，狂热的迪斯科舞曲还在回响，然而欢快的情绪已经消失殆尽，代替它的是一片深沉的恐惧，过了好一会，操作人员才清醒过来，音乐停止，灯也开亮了，人们同时发出惊呼，只见一个男人扑倒在地上，一把刀子深深地刺进他的后腰，

只剩下刀把露在外面，鲜血在地板上汨汨而流，陈雅梅从那件时髦的真丝衬衫上认出他是林宗义。

极度的震惊造成了思维空白，片刻之后，人们从呆愣状态中清醒过来，慌乱地四下逃避，好像自己的后腰上也顶着一把刀子似的，顿时你推我挤，乱成一团。这时，一声大吼突然响彻了舞厅，“不许乱动，我是公安局的，听我的命令！”

这声音具有一种无上的权威，混乱停止了，目光从四面八方射向那个发布命令的人。陈雅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是陆坤！这人原来是公安局的，怪不得总觉得他有点与众不同。陆坤一反刚才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，变得敏捷而果断，目光咄咄逼人，他环顾着四周说：“用不着惊慌，凶手已经逃跑了，我希望不要有人再离开，等会儿我要了解情况。”

说完，他在林宗义身边蹲了下来，陈雅梅被一股难以遏制的冲动驱使着，站起身说：“我是护士，我来帮你。”

陆坤用怀疑的目光扫了她一眼，她心直跳，怕他把自己赶回去，幸好他什么也没说，她走过去，帮着陆坤把林宗义翻了过来。林宗义那张秀气的脸由于痛苦抽搐而变得十分难看，一对失去光泽的眼睛大睁着，流露出茫然与痛苦。陆坤望着陈雅梅问：“你看他还有救吗？”

陈雅梅尽量不看那张可怕的脸，按了按脉又翻开眼皮看了看，轻轻摇了摇头。陆坤长吁了一口气，从尸体旁边站起来，环顾着全场问：“谁看见凶手的模样了！有人看见了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，场内鸦雀无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冯国贤说

话了，一开口就官腔十足，“你说你是公安局的，请你把证件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，否则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？”

有人小声附和，更多的人则用眼睛盯着陆坤，看他如何答复，陈雅梅心里愤愤不平，这种时候人家挺身而出收拾残局，应该感谢人家才是，怎么反倒怀疑起人家来了，真不像话！陆坤本人并不计较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冯国贤，“这是我的证件，看吧。”

冯国贤接过证件仔细验看，半晌才还给陆坤，望着他问：“你既是公安局的，怎么会参加旅游团呢？”

陈雅梅心想，这话问得好奇怪，公安局的人就不许外出旅游吗？陆坤的答复却出乎她的预料，他指着地上的林宗义说：“这个人是犯罪团伙的头目，我是跟踪他到这里来的。”

原来如此！人们相视点头，发出慨叹声。陆坤接着说：“想不到他竟被杀害了，这是杀人灭口！谁看见了凶手的模样？哪怕是一点一滴的，都请告诉我，这对找到凶手会有帮助的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上来。陈雅梅恨自己当时怎么没注意，她坐的位置离门口不远，要是注意一点的话，是多少能看到一点的。有人给岛上的派出所打了电话，来了个穿白制服的警察，陆坤把情况告诉了他，希望他提供帮助，岛上的警察没见过世面，平时只能捉拿个把偷鸡摸狗的贼，现在出了件人命案子，早就吓慌了，除了“是”、“好”两个字之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陆坤考虑了一下，对场内众人说：“现在，要走的可以走了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弄乱现场。”

众人如获大释，一拥而出。陈雅梅没走，昨夜发生的怪事使她胆战心惊，可是此刻她一点也没觉得害怕，她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死人了，死人最乖，随你怎么摆布都不会抱怨一声，使她意外的是，赵斌也没走，而且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好像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，陈雅梅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不走？”

他讨好地说：“我见你留下，就也留下了。”

这家伙脸皮真厚！陈雅梅气愤愤地扭过头去。陆坤转过身来看见了赵斌，打量着他问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赵斌说：“帮忙搬尸体，总不能让他躺在这里过夜吧！”

陆坤问：“你不害怕？”

“可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刚才凶手拿着把刀子在人堆里比比划划的时候才真正可怕呢！人那么多，又都在不停地旋转，万一他一刀捅错，阴间就要多一个屈死鬼了。”赵斌笑嘻嘻地说：“对了，我还忘了介绍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保安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受过专门的训练，我愿意全力协助你。”

陈雅梅吃惊地问：“怎么，原来你不是张先生的外甥？”

“不是。我们公司派我担任张先生的安全保卫工作，为了方便，我们才以甥舅相称。”

陈雅梅心想，乱套了，全乱套了！刚刚冒出来一个公安局的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保安服务公司的，等会儿不知还会冒出个什么来！

陆坤把林宗义身上的一串钥匙解下，对赵斌说：“你不是想帮忙搬尸体吗？来，动手吧。”

赵斌毫不犹豫地弯下腰，抓住了死者的脚，“嗨，真有